

生活随笔

跟父亲学捉泥鳅

文/董国宾

在农村老家的时候,我学会了捉泥鳅。我打小生活的村庄,土地贫瘠,水湾不多,自然资源匮乏,我常会捉一些鱼儿带回家改善伙食。每次当我把捉到的鲫鱼、鲤鱼、鲢鱼等往地上一横时,总会拍拍胸脯,头一昂,骄傲地说:“今儿又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了!”父亲则总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,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。

当时,我在村里上小学。那天是周末,我背起鱼篓就往水湾跑。临近中午,小鱼篓快塞满了鱼,我抬腿一溜小跑回到家,照例撅着小嘴骄傲地说:“同去的小伙伴只捉了几条小鱼,炒出的菜连盘底都盖不上,我的收获最多。”

父亲站在门前,板着脸,腰挺得像个树桩,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从鱼篓里倒出一大半鱼,一双大手拎起倒出来的鱼,就给和我同去捉鱼的小伙伴家里送去了。回来后,父亲慢吞吞地说:“下次,我去捉一些鱼回来。”

过了几天,父亲忙完地里的农活,背起一个大鱼篓,就去水湾捉鱼。虽然水湾里的鱼不多,但当父亲回到家时,大鱼篓里的鱼满得冒出了尖,比我几次捉到的加起来还多。父亲捉了不少鱼,更多的是泥鳅。我看得痴迷,于是蹲下来伸手去抓,“哧溜”一下,狡猾的泥鳅钻出了我的手掌,一个个滑落到地上。父亲站在我身边,像个老师,用粗大的手指指着滑溜溜的泥鳅说:“你捉的那些鱼,性情温和,容易上手,虽然捉到不少,也能让

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,但捉鱼的技术还远远不行呢。”父亲稍一停顿,提高了些声音又说:“要把捉鱼的活儿做到最好,把这门手艺学精,还要苦练本事,学会捉泥鳅,才能让更多的人有鱼吃。”说完,父亲把自己亲手捉来的鱼分成几份,拿给邻居们尝鲜。

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父亲有一手绝活,那就是捉泥鳅。这看似不起眼的事,父亲却做到了极致。不管大小水湾,只要有泥鳅,父亲总能捉得篓满盆溢,几乎是手到擒来。泥鳅不同于其他鱼类,需精心掌握方法,还要下到泥巴里,费好大劲儿才能抓住,一不留神,又会从手指缝里溜掉。我央求父亲教我捉泥鳅,父亲先是教我怎样观察水域,用哪些方法才能在深浅不一的水湾捉到抵抗力极强的泥鳅,又如何在泥巴里下手,才能又巧又准。我在泥水中摸爬滚打,刚摸到一条泥鳅,结果一不留神,它就溜走了。我不甘心,继续尝试摸索,捉到的泥鳅渐渐多起来,其他各种各样的鱼也更多地装进了我的小鱼篓,不仅我家有鱼吃,还帮助了不少邻居。

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,我明白了凡事不能自满,不能有一点收获便狂喜,要像父亲捉泥鳅那样,做事情就要做透,万不可一辈子困在自以为是的骄傲和自满里。有朝一日,在力量和能量的聚集中,就会挖出更深的洞,筑起更高的楼。

一寸芳草

夏雨夜滴答

文/李昌林

雨丝把夜织成网
蜘蛛守不住垂落的银梭
滴答滴答,拆解满天丝线
玻璃窗关不严雨声沙沙
像谁在翻一本旧日历
每页都是潮湿的回忆

路灯在雨里泡得发颤
树影慢慢爬行上墙
廊下的猫跳过积水
脚上抖落许多
夏夜的影子
蛙鸣蜷缩在洞穴

被雨浇成了盲音
有闪电从树梢劈来
照着沙沙的雨声
在雷鸣里
写着寄给秋天的信

风读着漏进窗的诗句
一滴,是未成熟的构思
两滴,是晾不干的往事
第三滴落下时
夏雨滴答,夤夜嘀嗒
被子里,蜷着
整个雨季的重量



都市心情

夏饮一杯菊花茶

文/聂顺荣

晨雾缠着竹篱打了个旋,墙角野菊便擎出金盏,盛着昨夜的露。才要俯身去摘,骤雨便噼里啪啦砸落——夏天的性子,总像揣着爆竹的顽童,前一刻还藏着温软的甜,下一秒就炸出泼辣的躁。慌不择路躲进旧宅门廊,眼角瞥见橱柜里泛光的锡罐,那是外婆收存菊花的秘器,罐沿还凝着去年夏末的霜白,恍惚间,她絮叨“菊性凉,伏天最宜”的声音,竟穿过光阴,浸着茶汤的清苦漫了出来。

幼时嫌这茶苦,偷往碗里撒白糖,甜腻盖过了清苦,却盖不住暑气在心底拱动——那时总以为,夏日的畅快该是冰棒咬出的脆响,是汽水冒泡的欢腾,哪里懂得清苦里藏着的静气。《本草纲目》言菊“性甘寒,益肝补阴”,夏属火,对应五脏之心,暑气蒸腾时,心火易扰,肝火易亢,恰如夏日的蝉鸣蛙噪,闹得人心神不宁。外婆泡菊时,总慢腾腾地说:“躁了,就喝口菊。”她的手抚过粗陶碗沿,像抚过岁月的褶皱,把急慌慌的日子都泡得舒展。

晒菊是外婆夏日常课。选个响晴的日头,竹匾摊在晒谷场的石碾上,她戴着蓝布帕子,指尖捻起带露的菊,一朵朵摆得匀匀实实。阳光透过帕子的细孔,在她手背上投下星星点点的光斑,倒比菊瓣更像撒了金粉。“要让日头慢慢吻,急不得。”她边翻晒边教我辨花:“花瓣要挺括如雀尾,花心得紧实似粟米,带蒂的茎要掐着泛青,这样的菊,泡出来才有筋骨。”

风过处,菊香混着麦秸的暖,漫过晒谷场的石磙,漫过趴在竹匾边打盹的老猫,连空气都浸得发甜。元稹写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,菊在百花凋后盛放,偏又赶在夏日末尾绽放。野菊生在墙角、路边,经风历雨,把苦涩都酿成了清香。外婆晒菊

时,会留几朵开得最盛的,说“菊经了晒,苦气散了,静气留了”。她教我辨菊的脉络:金黄的瓣是阳光的骨,墨绿的蒂是风雨的筋,晒干的花萼里,仍锁着整个夏天的晨露与晚霞。泡开时,那些蜷缩的蕊瓣舒展成最初的模样,像把夏日的热烈与清凉,都复刻进了茶汤里。

饮菊也有层次。初尝时,清苦像针尖轻刺舌尖,逼得人一凛;再品,甘润从舌根漫上来,暑气便顺着喉管往下沉;第三盏入腹,蝉鸣都成了远处的背景音,心像浸在山涧里,泛起幼时外婆摇蒲扇的影子。唐代陆龟蒙写茶诗“九候吸灵液,顿觉身清凉”,大抵也是这般滋味——菊花茶不似绿茶的鲜,红茶的暖,却独有一种“淡而远”的劲道,像把夏日的躁气层层筛过,只留静气在五脏里流转。

如今再饮菊花茶,总想起旧宅的檐角。外婆把晒干的菊码在竹匾里,阳光斜斜照下来,金瓣上的绒毛都泛着光。她常说“菊活过了夏,人也该熬过躁”。夏饮菊花茶,饮的何止是一季的清苦与回甘?菊在最热时绽放,经风历雨,却把苦涩酿成清凉;人在暑天品茗,历躁归静,终是把浮华泡成平淡。这一盏淡茶里,藏着夏日的静气,也藏着生命的韧性——野菊生在荒处仍开得绚烂,人经了躁乱更该守得住本心。

暮色漫过窗棂时,茶汤已凉透,却仍泛着琥珀色的光。街角的野菊又擎起了盏,在晚风里轻轻晃。原来夏日的清凉从不在冰桶里,而在一盏菊花茶的起落间,在从躁到静的回甘里,在懂得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的心境里。这是夏天教给我的事:炽热处更要守清凉,盛放时终须知收敛,就像那朵晒干的野菊,把整个夏天的风雨,都泡成了一盏经得起回味的淡茶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